

中国戏曲小说

郭汉城 谭志湘 主编

吴乾浩 编著

李亚仙与郑元和



郭汉成 谭志湘 主编

中国戏曲小说

李亚仙与郑元和

吴乾浩 编著



•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中国戏曲小说
李亚仙与郑元和
吴乾浩 编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印张 2插页 84千字

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29-1554-9
I·1342 定价4.40元

前 言

郭汉城 谭志湘

中国戏曲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世界公认的三大古老戏剧之一。希腊的悲喜剧早已失落于历史的尘埃之中，惟余古希腊的剧场遗址在西风落日之中诉说着往昔的辉煌：它是世界最为古老的戏剧了。印度的梵剧晚于希腊悲喜剧，但比中国戏曲的历史要长一些，至今虽然偶有演出，那势态是微乎其微了，已不能够形成一条亮丽的戏剧风景线。惟有中国戏曲，至今还活跃在中国和世界的戏剧舞台上，无论是大城市的现代化剧场，还是小城镇的剧场，以至广大农村的土台子，都是戏曲演出的场所。当中国戏曲走出国门，出现在外国友人面前时，它使多少黄头发蓝眼睛的欧美人士倾倒，也为黑皮肤和黄皮肤的非洲人、东方人喜爱。

中国戏曲究竟有多少个剧种？多少个剧团？始终难以得到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剧种在发展，剧团也在新旧交替变化之中，据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的统计，全国有二百九十三个剧种，

至今已突破了三百个剧种，县以上的专业剧团有两千零七十二个，至于活跃在群众中间的业余剧团，那更如夏夜的繁星，数不胜数。剧团要演戏，每一个剧种都有自己的保留剧目和代表剧目，这就构成了戏曲创作的繁荣。

戏曲剧目大致可分三类：一为传统剧目，一为新编历史剧，一为现代戏。戏曲传统剧目丰厚，八百余年的戏曲发展历史，经过岁月的筛选，积淀下来一大批剧目，从现存早期的南戏本《张协状元》以及其它宋元戏，到元杂剧、明清传奇，以至今日活跃在舞台的昆曲、京剧、地方戏……剧目丰富而多彩，但同时存在精华与糟粕混杂的现象。解放以后，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曲政策推动下，一大批传统剧目经过戏曲工作者的整理改编，得以旧貌换新颜，迸发出迷人的光彩。在这套戏曲小说丛书中，我们主要取材于传统剧目。至于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我们将另编丛书。

从戏曲舞台本到戏曲小说，这是一个再创作过程。我们这一辑戏曲小说的创作宗旨，是既要反映舞台演出的风貌，又要有所发现，有所发展，有所开掘，有所深化。在取舍过程中，摒弃封建糟粕是必然的。适合于舞台演出的戏曲本必然要受到舞台的制约，而作为戏曲小说，将获得写作上的更大自由，无论是情境设置，人物行为，心里描述，都可以更为灵活洒脱，它将比舞台本更为丰富，也更为好看。希望它能负担部分培养戏曲观众的任务。

在这部丛书中，我们选了戏曲古典名著，如《长生殿》、《西施浣纱》等，以展现名著的典雅风韵。《玉堂春》、《花田错》、《群英会》、《王宝钏》等是京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剧目，其它地方戏中亦有同一题材的剧目演出，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亦

有所吸纳，使之更为丰满。

《包公陈州行》、《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则取地方戏演出本为底本，然而，又不是仅止一种，是在多种地方戏剧本综合基础上再创作，有想象，有发挥，有补漏。

有些戏曲剧本是取材于古典小说的，如《群英会》、《连环记》，它们与《三国演义》有一定关系，当古典小说被戏剧家看中，搬上戏曲舞台之际，戏剧家对小说已经过了裁剪，且经几代戏剧家反反复复进行加工，经过几代观众的考验，戏曲小说是在戏剧剧本基础上的创作，已与原小说相去甚远了。原小说有原小说的风采，戏曲小说自有戏曲小说的情致风韵，二者是不能替代的。

《中国戏曲小说丛书》（第一辑）所撷取的剧目大多是经过舞台考验，情节曲折，人物生动，颇具可读性的。有人把戏曲称之为“传奇”，传奇，传奇，无奇不传。我们所辑的戏曲小说十二种，应该说是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的，以展现戏曲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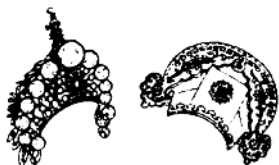
在戏曲小说与朋友们见面之际，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这将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希望朋友们喜爱它。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七日

目 录

前言	(1)
一 训子应试	(1)
二 伪儒应聘	(4)
三 整装出发	(6)
四 厌习风尘	(8)
五 问道冶游	(12)
六 坠鞭传情	(14)
七 姻缘成就	(17)
八 饮宴贺喜	(20)
九 进谗潜逃	(23)
十 拒绝教唆	(27)
十一 乐极生悲	(30)
十二 无奈鬻奴	(33)
十三 金蝉脱壳	(38)
十四 生拆鸳鸯	(45)
十五 走投无路	(48)
十六 寻觅歌郎	(53)

十七	听歌责子	(58)
十八	青楼罢舞	(66)
十九	学唱莲花	(69)
二十	闻讯明志	(73)
二十一	绣襦护郎	(78)
二十二	慈母追莫	(87)
二十三	毁容劝学	(91)
二十四	授官辞婚	(96)
二十五	荣归拒门	(100)
二十六	邮亭重逢	(105)
二十七	遣媒团圆	(113)
后记		(119)



一 训子应试

夕阳斜照着常州刺史衙门，大旗杆上散落着太阳的余晖。

府前街上行走的军民人等已明显减少，刺史府斜对面的茶楼只剩几个准备起身的客人，茶房正在收拾用过的茶具。

远处突然扬起了尘土，一骑黑马直奔刺史府而来。到了衙门外，来人急着下马，将马拴在马桩上，从背囊里取出一封书信，直往刺史府门房走去。门房管事的端详来人，见他虽然满脸灰尘，然气度不俗，穿着打扮也不脱大家风范，就不敢怠慢，立即迎了上去。再仔细一看，原来是见过的——刺史老爷初到任时，他河南荥阳老家曾来过一个大管家，名叫宗禄，听说还是少爷奶妈的女婿，甚为信用——如今来的不正是此人么？门子满脸堆笑说：“大管家星夜赶路，辛苦了！”

宗禄打了个招呼，让立即通报郑老爷，有要事求见。门子不便多问，立即通报二堂，二堂转报内堂；过了不多久，里面传话出来，让宗禄在后厅外等候。

常州刺史郑儋处理了一天公务，刚回后厅换了便服，下人送上茶水，正想与夫人虞氏叙谈，便听说老家的宗禄求见。他对虞夫人说：“宗禄不在家管事，从河南跑到江苏，想来必有要事，让他进来，听了再说。”

宗禄进门叩头见礼之后，不等动问就说个不停：“少爷郑元和是我岳母奶大看着成人的，天资聪慧，学问充足，是盖世不可多得的奇才。我早就看出他不是一般的人，谁能比得上他……”



郑儋听着虽然觉得顺耳，还是忍不住把宗禄的话语打断：“你千里迢迢到这里来，就为了说这些恭维话么？还不快把正事说清楚了。”

宗禄这才感到为讨好主子，把最紧要的事忘了，忙说此来是为了贺喜：今年朝廷开科取士，郑元和才名昭昭，荥阳所在的本府大人已把大相公的名字申报雍州的京兆尹。说着把荥阳对郑元和举荐的荐书副本呈了上来。

郑儋夫妇相对微笑，忙叫下人安排好宗禄的食宿，以解一路辛劳。郑儋对虞氏说：“这真是喜事，多谢上天相助。今天我正想与你商量让孩子去赴科举的事，谁知荥阳举荐倒占了先。不如先把元和的书僮来兴叫来，讲讲儿子目前的读书状况。”夫人点头同意。

来兴比郑元和小两岁，从小就陪伴在郑元和周围，两只小眼珠一转一转，什么事全明白。一听老爷夫人的话头，好话就顺口讲出来：“大相公有一个毛病，就是爱读书，一天到晚手上老是拿着书，又看又念。他写的文章更是出色，真有惊风雨，泣鬼神的妙处。至于大相公的志向，比鹏鸟也不低，将来准是个做大官，办大事的人才。”他那一套似雅非雅，似文不文的话语，正好抓到了郑儋的痒处，不由得晃着脑袋，捻着胡子频频点头。郑儋问：“我想让他去科举，可去得么？”说完了又觉得不得体，板起了脸，把最后的“么”字拖得很长。

来兴正说到兴头上，顺水推舟接着讲好话：“那还有不行的，只要大相公去赶考，必定科举及第，名闻天下。老爷府上平地一声雷，又要出大人物了！”郑儋喜在心里，叫来兴把少爷找来。

郑元和在书房圈了一天，气闷得很，先是听说父亲找来兴，

转而又听说找自己,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心里很不踏实。听来兴说问科举事,心里才有了底。对母亲他倒不怕,唯独惧怕一本正经、喜怒无常的老父亲。虽说晨昏请安,一天见两次面,父子间并不多讲一句话,能早早脱身是最大的幸事。

郑元和规规矩矩地进了后厅,见礼毕便垂手站在一旁。看到父亲脸上有难得一见的笑容,还让自己在一旁坐下,内心的不安才稍得平息。

郑儼一本正经,摆出了做父亲的架势,拉腔拉调地教训儿子:“从来读书要务实学,不可徒讲虚文。不要因为能写几篇文章,便对长者傲慢。如果做不到这几点,便是不肖之徒。为人还要讲孝悌,这是做人的根本;只有自强不息,居安思危才能有出息。……”老娘看着儿子只会在边上唯唯应对,心有不忍,便说:“我们对你的期望很大,只想你能荣宗耀祖,不要辜负了郑家门庭。你父亲有意让你今科去应试,担心的是你自理能力不强,正考虑在常州学中有科举的秀才中找一位与你同行,有个辅佐。”

郑儼见夫人已把话题拉到具体事务安排上,不便再继续讲训子的大道理,便说:“夫人,这还不容易,在此地找一个秀才,多少人正巴不得干这差事。”虞氏说:“还是找老家的好,习气相同,容易契合。”

来兴听到这儿插话说:“宗禄管家曾讲过,荣阳三家村有个儒士名叫乐道德,去科考过很多次,不知可合适?”郑儼说:“三家村这么个小去处还能有出色之人?”来兴说:“小地方的人对大相公必然尊敬,不会摆谱。”郑儼听着有理,便吩咐来兴即刻去请,相机行事。





二 伪儒应聘

荣阳三家村有上百户人家，因居住者主要是乐、张、李三姓，便有了这么个地名。乐姓户数居中，大多家道中落，难得有几个读书人。到了乐道德父亲这一辈，很想改换门庭，省吃俭用让儿子去上学，取名道德，以示与众不同。谁知时运不济，乐道德屡试屡败，乐道德的父亲望子不成龙，气得咽了气，留下一间半破屋供儿子暂时栖身。乐道德功名不成，学问不高，手无缚鸡之力，高不成低不就，只学得假仁假义，骗骗年少学子，聊以糊口。这一日早上，乐道德挨了妻子一顿埋怨，喝了两口稀粥，正想上街找些利市，混几文钱钞度日。忽听有人敲门，便迎了上去。

敲门的是郑府的来兴。他走了几日路，问了许多人才找到乐道德家。来兴一看矮墙破屋，心里有点想打退堂鼓，但想想此行的目的，只得硬着头皮敲门。

乐道德开门端详来者，见他虽是仆人打扮，但锦衣绣帽，知道不是寻常人家。待问清是荣阳郑府家人，无事不登三宝殿，心知必有好事降临。根据以往的生活经验，越是以退为进越能达到目的，乐道德相机行事，心里有了底。他正了正方巾，请来兴在破椅上坐了，端起缺了口的茶碗敬上一杯凉茶，然后静待来兴开口。

来兴问乐道德近日有什么打算，乐道德一五一十报出了访友、著文、写对、做中人等许多事项，似乎忙得不可开交，哪

儿也离不开他。来兴听后信以为真，觉得人真不可貌相，应了大相公常说的：“三家之村，岂无文德之士焉？”于是来兴说出此行目的，是替少爷找个作伴之人，一同去应试。听到这儿，乐道德脑袋摇个不止，做出凜然不可改变的样子说：“兄弟，且不要说这样的话，我要是会帮闲赚钱，就不是现在这个状况，早早发迹了。不去，断然不去！”来兴见对方推诿，心生一计：“你不去也罢，只是辜负了我推荐你的意思。”“我一个读书人要你小厮推荐，惶恐！”“你不去便罢，只是应了我家老爷的话：‘犁牛之子，怎能与吾家千里驹同行！’”乐道德装出生气的样子：“死羊不曾见，活羊见万千。既如此说，再不要缠我！”

来兴见乐道德调门涨得越来越高，便装出无奈的样子说：“我家相公此去金钱带了无其数，看来你没福消受，如此我告退。”乐道德一听，就软了，忙说：“有话好商量，我刚才才是大帽子铺门面说话，诸事还望兄弟作成。”来兴见乐道德上钩，又进一步钓他：“我家相公此去金银是多的，但再多也到不了我们之手，只有尽意哄他嫖赌。将来你我对半分。”

见话都说尽了，底细都摸清了，乐道德再不做假，与来兴商议定，答应与郑元和同行，先到毗陵驿等候，一同登舟。

乐道德当日晚上沾了些酒，乘着微醉做起了好梦：老天有眼，我也有今日，与阔公子一起到帝京，游山玩水，吊古留题。一会儿骑在马上托起自己微醉的身躯，一会儿又在巨石上刻下新写的歪诗。哄着郑元和寻花问柳，赌博衔杯，凭着自己高





谈阔论、口若悬河的本领，定能把贵公子伺候得满意舒坦，黄金白银会像流水一样落入我的口袋。这真是神仙过的日子。让那帮受过骗不愿再与自己接近的膏粱子弟见鬼去吧！乐道德在飘飘然中进入了睡乡。

三 整装出发

自从来兴回报乐道德愿意同行的消息之后，郑府上下就忙碌起来，有准备衣帽的，有收拾诗书的，有打造器皿的；到了临行的前几天，有人准备香烛，有人烹煮吃食，忙得全家除了郑元和没一个闲人。郑儋每天听取汇报，让大家还要加紧。虞夫人别的不管，就是催促丈夫，不要舍不得银钱，宝贝儿子这一走，要有两年之久，银钱决不能少带。郑儋照此办理，真有点要把家搬到长安去的气派。

上路那天，虞夫人当着丈夫与儿子，说自己昨天晚上梦见神人赠诗，诗是这么说的：“万丈龙门只一跳，月中丹桂连根拗，去时荷叶小如钱，归来必定莲花落。”郑儋出于美好愿望，连声说是吉兆；虞夫人望文生义说：“龙门一跳，月桂高扳，孩儿此去必夺锦标。”郑元和对此并不看重，只为父母望子成龙心切，也只能顺着他们的说法，说那功名如在自己指掌之中，此去必然一战而成，黄榜标名，衣锦还乡。其实，他心中只望早早离去，再不听这些唠叨话。郑儋完全沉浸在自己设想

的“千里奋龙驹，豪气吐虹霓”的最佳状态中，别的话再也想不起来了。而老夫人到真正送别的时候，产生了一丝悲意：儿子从来没离开过亲娘，生活能力又差，会不会饿了？寒了？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想到这里眼泪就流了出来，拿手绢擦个不停，讲出了“盼儿早归，不要让为娘的倚门徒望”的叮咛话。

正当郑儋夫妇在长亭送别儿子之时，乐道德穿着老婆费心浆洗缝补的旧衣旧帽，抱着单薄的行李灰溜溜离开了破屋。他原以为知道自己要进京消息的亲友会送些路费或礼物，谁知事与愿违，竟连个人影也不见，闹得乐道德只能腹诽。他走了半日早路来到毗陵驿，挺一挺身子，高声咳嗽了一声，叫出了驿子，劈头盖脸就骂：“狗骨头！我是四海驰名的荥阳乐相公，是郑老爷至亲乡里。他办下金银表礼，请我到此。你们既不迎接，又如此怠慢，来人与我拿下，送进府里重打四十！”驿子被唬住了，战战兢兢只会叩头，说自己因打点人夫，没来得及迎接，请他恕罪。乐道德听说郑府要一百名人夫，每名给五分银子，便哄骗说只要五十名就够了，从中敲诈了一两五钱银子。然后坐在毗陵驿的正座上，静待郑元和等到来。

说话间，来兴进来报告说郑相公离此不远，乐道德出门迎接，双双见礼。两人寒暄中互相恭维，说自己有机会与对方共处，真是三生有幸，“同袍志合，又何必骨肉相亲”。乐道德初试拍马技能，说什么“咱们意气相投，该当订下金石之盟。旅途中温酒共论文章，醉心儒家经典……我能附骥而致千里，全是仰仗公子的英名”等等，这些话对于久居深宅，难有机会与外界接触的郑元和来讲，以前几乎没有听到过，因此对乐道德更增





好感。

驿子送郑元和等登舟远行。郑元和听父亲关照过，便让来兴去清点人夫数目。乐道德急忙阻止，说自己早已点过了。郑元和说：“不好劳驾先生。来兴点一点来回我。”此话一出，乐道德不由涨红了脸。来兴回报说只有五十名人夫，郑元和大发肝火，要把驿子送官究罪。乐道德厚着脸皮笑着说：“且住，不要忙。人夫都在袖中藏。”他把自己袖中的一包银子取了出来放到桌上，喃喃地说：“不瞒公子说，学生我走得匆忙，未曾得备盘缠，那五十名人夫被我卖了这些银子，不是我欺心，还望饶了这驿子。”

郑元和见乐道德认了帐，便把驿子放过，登舟开船。郑元和反倒安慰乐道德不要记在心上，说：“盘缠我这里尽有，何劳先生用心。”乐道德这才定下忘忘的心，解嘲说：“怕你没有，我要与老兄省下些。”郑元和答：“多承雅爱。”

四 厌习风尘

话分两处。且说长安烟花场中，有一个出名的妓女，名叫李亚仙，长得如花似玉，且诗词书画，吹弹歌舞，针指女工，没有一样不精通的。因此，贵戚豪族与愚夫俗子争相登门，以一见她的姿容为人生第一美事。

一天，李亚仙宿睡初醒，两眼惺忪，见丫头银笋进来收拾房间，便斜靠着枕头与她攀谈起来：“一天天这样度过，真没

什么意思。”“姐姐，长安城里能有像你这样福份的能有几个？兰蕙生香，环珮铿锵，获宠于达官贵人，真是神仙过的日子。”“你知道什么！罗绮飘香，粉黛生光，能有多少日子？转眼间两鬓点秋霜，谁还能记得我们。难道我也学妈妈那样，再去抚养几个年轻姐妹，重操旧业，一辈一辈传下去吗？”说到这里，李亚仙的眼眶湿润起来，叫银筝把针线箱取来，她要排遣忧思。

银筝取来裁好的锦缎、各色丝线等物。李亚仙定了定精神，取手绢擦了下眼睛，便全神贯注地干起了女工活。银筝猜不透李亚仙的心思，站在旁边劝说：“我们这样烟花人家，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姐姐有如此香肌，还怕没人做锦绣衣服与你穿？”“银筝，你知道什么，为人要常把有时作无时，自己做的衣裳穿起来舒坦、自在。古时候的皇后尚且要亲自织衣带，何况我们身为烟花，怎么能不会做女工。”李亚仙边说边干，凝神面对绣床，把衣服上的花纹绣得栩栩欲活。罗襦上绣的是大枝牡丹，煞是国色天香，姚黄与魏紫并列，互为映衬；近边处点缀鸾凤和鸣起飞翱翔；背景是灿灿云霞，金色的丝线显得更加夺目。李亚仙绣针翻腾，上下如飞，完全沉浸在创作冲动之中。待等李亚仙把针头线脚吐到床前，喘了一口气时，时光已届正午。银筝早把洗脸水打好，催促姐姐梳妆。李亚仙眼前还没脱却花卉翎毛，边洗脸边对银筝说：“我们虽身堕于风尘，心却不可沉沦，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脱离烟花，得遂从良之志。唉！我们真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正说到此处，李亚仙的生母李大妈边笑边说，上楼进了女儿的房门：“女儿！还不快收拾打扮，今日崔尚书要同曾学士一道来我家赏海棠花，先送

